

绝对绝密

——逢赌必赢的黑幕





90219105

DUI JUEMI



绝对绝密

——逢赌必赢的黑幕

夏明著

漓江出版社



1247.5
R137.93/10773

PDG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绝对绝密/夏明著. —桂林:漓江出版社, 2000. 1

ISBN 7-5407-2536-2

I. 绝… II. 夏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1667 号

绝对绝密

夏 明 著

*

漓江出版社出版

(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—1 号)

邮政编码: 541002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

玉林正泰彩印包装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8.5 彩插 26 字数 191 千字

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: 1—10 000 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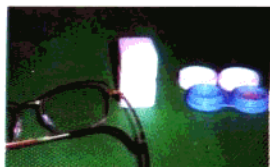
ISBN 7-5407-2536-2/I·1531

定价: 25.00 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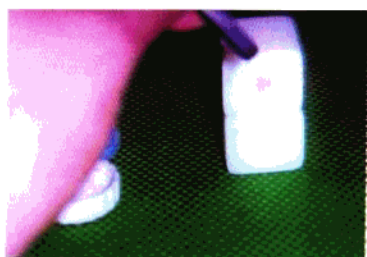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



特光眼镜下侧面显示“1筒”。



眼镜拿开就是普通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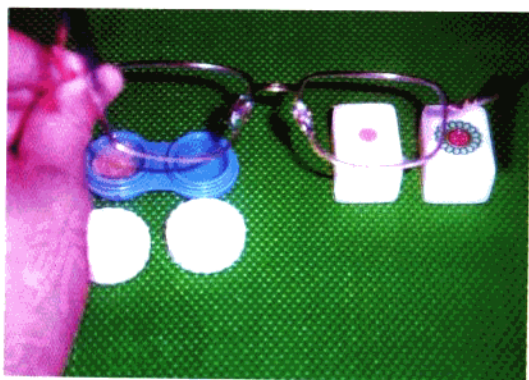


隐形眼镜下显示“1筒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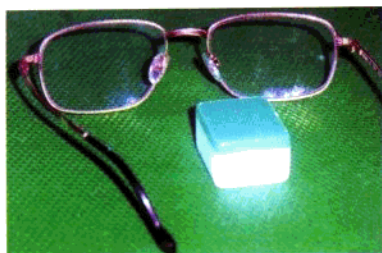
隐形化学药水 特光眼镜

化学药水及眼镜(隐形眼镜及普通外架眼镜)流入内地, 可将化学药水先印

刷或者临时涂在麻将、扑克等物背面上, 配戴眼镜便可像以上照片显示效果。化学药水可调制十几种颜色, 各种牌背的颜色都可用上, 非常隐蔽, 防不胜防, 所以很多人都输得焦头烂额。



特光眼镜下背面显示“1筒”。



眼镜拿开，完全是一张普通麻将。



隐形眼镜、外架眼镜、化学药水药棉。



麻将“1筒”的正面。



特光眼镜下显示“1筒”。

前 言

社会在进步，科技在发展，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，人们的生活水平在迅速提高。

然而，赌博这一社会痼疾孕育的邪风，却在四面八方、城镇乡村吹刮着。“一夜暴富”的幻想，游戏中的刺激，使许多富起来的人或想富起来的人踏入了赌博这危险的雷区。多少人被这邪风卷入漩涡，弄得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；多少人在这邪风中苦苦挣扎，难逃厄运；多少人在苦苦寻求良方，以医治亲朋好友的“赌病”；又有多少人不听劝告，踏上赌博的歧途。赌博给社会治安造成巨大危害，也给健康的人生带来巨大的伤害！

本书的主人公正是不幸误入赌博歧途而走向毁灭的一个典型。赌博葬送了他艰苦创业的所有家产和工厂，也葬送了他幸福的家庭。他以自己的生命演绎了一个赌徒被扭曲了的活生生的心灵感受：赌博带来的疯狂和快感，豪赌中的孤注一掷、铤而走险，陷入绝境的万念俱灰和绝望，回首人生的忏悔

和无奈。本书故事的其他一些人物，在赌海中浮沉、堕落，没有谁能逃脱悲剧的命运。

这部书还揭露了赌场中暗设机关和圈套，即“出千”的把戏。这或许是大多聚赌者都要玩的把戏。没有人会主动告诉你，也没有人愿意在赌博游戏中被“出千”，但“出千”的手段方式却不断更新换代，五花八门，甚至用上了高科技手段。这些赌博的“绝密”，使人触目惊心；也许你把这些秘密告诉一个可能染上“赌病”的朋友，无意中会救了他的一生。

本书解剖了各种出千赌具，以实拍照片分析它们的构造和作弊的设计，其真实性更对小说主人公走向毁灭的必然性作了生动的注脚。

本书要告诉人们：远离赌博，停止冒险，用自己的勤劳和智慧去创造财富，创造生活，这才是健康幸福之路。

目 录

第一章 赢：骰子的诱惑 1

……呻吟声低下去，另一个声音窜出来，一点点加强。我听出来了，那是骰子在骰盅里摇荡时发出的声音，清脆得充满诱惑……

第二章 输：赌下去的欲望 25

……我还得赌，赢两次输一次，这没什么，要不是太冲动，我或许不会输……

第三章 开赌场：一场更大的赌博 53

……我听人说过，那些玩赌的“媒子”就是这么骗人的，先让你赢钱尝点甜头，然后你就乖乖地把全部身家都拱手送上……

第四章 赌：所有人都将被洗劫一空 75

……所有人都被他洗劫一空，每个人都会变成一钱不值的烂泥巴。这就是我们宿定的命运，它打得我们脑浆迸裂，身首异处……

第五章 转战海岛：输得一无所有 115

……有钱人都这样，有了钱就觉得空虚得找点乐子；有了钱就想更有钱，可又舍不得力气，都想做那见效快——最好是一夜暴富的营生……

第六章 骗：自由在赌博之中 137

……几百万身家就这样打了水漂，连个响声都没听到。到现在，两手空空地站在街上，数着头顶上的树叶一片一片落下……

第七章 揭开逢赌必赢之谜..... 171

.....麻将千术揭秘

.....扑克千术揭秘

.....骰子千术揭秘

第八章 豪赌：赌商间的战争 191

.....世界上360行生意，最不喜欢做赊账买卖的就是赌徒。可是，一赌上现金想不赊账就难了。只要一输，马上就有话说：兄弟，压把火，下把给你过账.....

第九章 逃亡：一个以头撞地板的人 219

.....我就伏在窗前看那些树，看那些车，却看不到人，眼前一片迷蒙。心里却突然填满了空虚，感到眼前的一切都毫无意义.....

第一章

赢：骰子的诱惑

史小燕跪伏在床上，春光尽显，仿佛热烈地召唤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房间里那个黑呀。一切都凭着感觉按部就班，我心里的冲动像个盲人满街乱跑。身体的拍打像海浪，接着是起伏的呻吟，夹杂着畅快与痛苦，声音渐渐升高，变成了呼喊与诅咒。雨纷纷落下，顺着皮肤朝下流。我脑子里一点点变暗，随后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呻吟声低下去，另一个声音窜出来，一点点加强。我听出来了，那是骰子在骰盅里摇荡时发出的声音，清脆得充满诱惑，终于，这声音尖锐起来，压倒了一切声音，我的耳鼓里一阵阵生痛。突然，伴随着刺耳的巨响，一道刺目的白光，像一把利刃从我眼前划过……我颓然倒下。

• 0 •

认识小色那年我有一个幸福的家庭，阿珍对我百依百顺，与我夫唱妇随；女儿小媛只有5岁大小，生得聪明可爱，深得我的欢心。又过了一年，我认识了史小燕。半年后，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。

我将十倍于妻女的爱倾注在小色和史小燕身上。唉，这两个女人啊。她们到底彻头彻尾地改变了我的生活。刚开始那阵儿，她们像两只500瓦的大灯泡，把我的生活照得亮堂堂的，可是没过多久，冷不防拉下电闸，我的生活啊，就像警察刚冲进赌场那会儿，混乱嘈杂，黑漆漆一团。

我还是先说史小燕吧。史小燕最喜欢我从后面爱她，而且只允许我从后面爱她。后面就后面吧，我也没什么好反对的，只要能让她快活就好。再说，这种最原始的动物姿势，确实也不令我反感。但是，她坚决只在黑暗中做那事儿的习惯，我就受不了了。我俩刚好上那会儿，她完全不是这样。那时候她对我也是百依百顺。只要我想，不管什么辰光在什么地方，爱怎

么整就怎么整。就像在我开的场子里喝那些——不要脸的赌徒们的血，我想要一张黑桃皇后，到手的决不会是梅花K。那是我这辈子感觉最得意的时期，要雨有雨，要风有风。我心里觉得，我简直都可以指使天底下所有的人了。

那样的生活持续有3个月吧，我突然觉得自己不行了。别误会，不是那样，我指的是脑子里边，我这感觉吧，突然就不灵醒了。有一个深夜，好像是秋天，外面下着雨，哗哗啦啦的，越发加重了夜晚的寂静。我刚把手搭到史小燕胸前，她突然伸手将我挡住，用命令的口吻，说道：把灯关掉。我心里别扭了许久，诧异她怎么突然这样了，但终究还是乖乖地将灯熄灭。她接着说：去，把窗帘拉严实。我又别扭了许久，却还是乖乖地爬到窗前。其实，那露着的窗缝儿顶多相当于一张扑克牌的厚度。那么容易，我就从主人变成了一个仆从。老实说，别扭归别扭，那感觉倒也新鲜。

每个人脖子上都套着一个绳圈，稍稍用力就给勒上了。我眼里到处都是绳子，到处都是脖子，绳子有绳子的活法，脖子有脖子的死法。

我跟那些个赌徒们不一样，他们迷信，我不。所以我能把抽水机接到他们的钱袋上，将里边的水全部引灌到我的田地里。就说老岑，岑焕仁吧，他就是这么个主儿，要多迷信有多迷信。每次进赌场前一定要给关老爷上三炷香，也不想，关老爷从来只保佑那些心狠手黑的人！这还不算，一进赌场，老岑坚决不碰女人，就是舒淇，舒淇够叫男人掉魂的吧？就是舒淇一丝不挂地站在他面前，也不能分他一寸心思。他晃出双手，说：我这双手，是来抓钱，可不是来惹晦气的。结果怎么样？老岑输得连老命都没了。

傻B！

老岑他们怕晦气，我却怕火气。是呀，对于一个稳操胜券的人来说，绝对的平静才是最关键。所以，每次大战前夕，史小燕就派上用场了。我要在她身上把我的虚火抖落个干干净净。

史小燕跪伏在床上，春光尽显，仿佛热烈地召唤。我什么也看不见，房间里那个黑呀。一切都凭着感觉按部就班，我心里的冲动像个盲人满街乱跑。身体的拍打像海浪，接着是起伏的呻吟，夹杂着畅快与痛苦，声音渐渐升高，变成了呼喊与诅咒。雨纷纷落下，顺着皮肤朝下流。我脑子里一点点变暗，随后什么也看不见了，呻吟声低下去，另一个声音窜出来，一点点加强。我听出来了，那是骰子在骰盅里摇荡时发出的声音，清脆得充满诱惑，终于，这声音尖锐起来，压倒了一切声音，我的耳鼓里一阵阵生痛。突然，伴随着刺耳的巨响，一道刺目的白光，像一把利刃从我眼前划过……我颓然倒下。

这时候，我知道我可以进场去赢钱了。

该说说小色了。那可真是个万人迷，她稍稍撩一下裙子角，男人的魂儿就得掉了，倾家荡产还算轻的，把身家性命都搭上也是轻而易举。算上西施之类的四大美人，她应该是古往今来第五美人吧。

小色是谁？小色就是那个一年四季只穿一件花衣裳，弄得人眼花缭乱的——骰子。

我并不怎么爱赌骰子，我爱的是扑克。但每当想起赌这件事，我还是喜欢用骰子做象征——一个重量级的赌商当然有他自己的情趣，有他自己的说话方式。

那时候，我对一切声音都麻木，惟独骰子摇荡发出的声音让我兴奋得双眼发绿，浑身奇痒难耐，仿佛有一万根针扎在骨头关节上。这没什么好奇怪的，你想吧，但凡那些有官儿瘾的人，就最爱听群众拍巴掌，听周围人的谄笑；一个瘾君子，自然

最中意注射器抽动时发出的吱吱声；对于嫖客，最好的音乐当然莫过于床头上女人的呻吟了。

现在，现在呀，一听见这林子里树叶的沙沙声，我都直想哭，更别说还有那叫人揪心的鸟叫蝉鸣。

在识赌之前，没认识小色那些年里，我喜欢的却是另外一种真实得多的声音。那生活，再也回不去了。我心里这个痛啊。

说这些话的那个男人名叫邱金，我猜这名字八成是假的，我在心里暗暗叫他“破碎的人”。私下给人命名下定义，我有这习惯，做起来也不太难。

没错，他就是一个破碎的人，腿就别说了，身子下边那架轮椅早把一切都讲述得清清楚楚。你看他那对胳膊吧，软塌塌地垂挂在胸前，好像是有人画蛇添足在他肩上装了两件没用的东西；只有眼睛，只有双眸里倏忽明灭的光，才让我觉得他还是一个人。

他身后那个20来岁的小伙子，我叫他“丰收”，因为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他都像一株沉甸甸的稻子，一个劲儿把脑袋往地里扎。

“破碎的人”说，他叫阿杰，是他的马仔。不，是兄弟。他赶忙纠正道。

“丰收”仍然是那幅丰收在望的景象。

距离我们报社两站地，有个街心花园广场，不远处是一家全国闻名的外科医院。整个冬天的下午，我都把时光像用筛子筛水似的挥洒在这个园子里的草地上、古树下。下午的阳光白白亮亮，晒得人暖洋洋的什么也不想做。那些天里，我们主编，一个60来岁的老头总像追捕通缉犯一样四处逮我。他说，你，

太自由了。我总是嘻嘻一笑，人生而自由但又无不在枷锁之中。说完就又溜了。

园里的老人们都叫我瞌睡虫，因为我每天下午都要无一例外地抱着书睡去。南方的天气，此时睡觉最是宜人。我跟他们也相熟，无论是爱叮叮当当咿咿呀呀来段儿粤曲的，还是爱啪啪啦啦杀上几盘的。老孙头既不唱戏也不下棋，却准时进园准时离园，完全像个茶馆的伙计，替人擦椅子挂衣物。“你的位子，留着呢。”我感觉，他完全是个受控制狂。老张头有一只大鹦鹉，却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笼子关着，他还吩咐老孙头在榕树上砸了个钉子，专门挂他的鸟，而且在旁边用红漆写了两个字：又又。又又是鸟儿的名字。后有好事者在那字上各添几笔，成了“奴役”，倒也恰当。而苏老太一发火就爱揪老张的耳朵则是公开的秘密。有次我亲眼看见，老太太刚咳了一声，老张就及时地把耳朵送了上去。

这园子里有趣的事多着呢。有一次我的眼睛刚粘乎上，一个胡子拉碴的青年突然站到我面前，眼镜框上沾着草茎，很突兀地跟我说：老板，求求你，来剥削我吧。我吓了一跳，朝他吼道，你有病啊，你。青年越发诚恳，剥削我吧，怎么剥削都成，使唤我操纵我奴役我……我大笑，原来是个南下求职的大学生，在草地上睡过两天了。

真是的，人生而自由却又无不在枷锁之中，偏偏还有人把脑袋往枷锁里钻。真是的，人生而不能自由。

我就是在这个园子里认识邱金的。那天，我的睡意全消，精神抖擞。这都怪我那哥们儿老罗，怪他送我的那本《吸血玩具》。那可真是一本引人入胜的书，它在我眼前开启了一个完全陌生而新鲜的视域。赌坛，是的，赌坛，没有周润发却远比周润发精彩。那个自称叫文彬的赌王也真是有趣，有趣的人总能

让我关注。他讲他成为赌王的过程，讲得一会儿血雨腥风黑幕重重，一会儿风平浪静举重若轻。这都是发生在我们这个时代的真实故事，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上演着。还有，他披露的上千幅图片，看得人心惊肉跳毛骨悚然。

赌坛，是的，赌坛。

“丰收”推着轮椅在我身边停下。那个“破碎的人”很贸然地说：这个文彬，我知道。完了又补充道，在赌场里混过的，差不多都知道他。他不叫文彬，他叫……还是不说吧。他说的那些事儿，一点儿都不假。

我吸吸鼻子，爱理不理地看他一眼，对他此时的搅扰颇为不满。

“千万别跟我说你就是赌王文彬。”

“不是。我叫邱金，人们也曾经叫我赌王。”说到这里，他扭头看着“丰收”。

我也看“丰收”，他这会儿完全成了“歉收”，脖子梗得笔直，像周润发。

“我没他好运，”“破碎的人”说，“我的故事却不比他的没看头。说出来够你写本书，肯定畅销。”

“谁说我会写书的？”

他的眼睛里忽然放出两把匕首。他不是“破碎的人”，他叫邱金，尽管这名字是假的。

“看人我只盯他的手，赌徒都是这习惯。你骗不了我。”

我猛一哆嗦。这个冬天，我想，主编对我或许会比往年要好一些。

• 1 •

迷上小色这个骚货之前，我开着一家服装厂，名叫“潮兴”。当时为取这名字，很是费了一番心思。叫什么好呢？就叫“潮兴”吧，这名儿不赖，又吉利又合乎我当时的念想。

“潮兴”比我亲生儿子都还亲。那感情，不是三言两语能说得清的。眼见着它由一个小东西一天天长大，变成毛头大小伙子，我心里那个充实劲儿，嘿，就甭提了。我把整个青年时代的心血全花在它身上，心里能不乐吗？再说，它也在影响着我的。人生。人都有个理想，我也有：那些造福人类的大事让别人干去吧，我只想“潮兴”做大。等到我老得不能动了，就让人用轮椅推着，在我的厂子里转转，听听那轰轰的机器声，这辈子我也就满足了。

这信念，从未动摇过。我从没想过我还会有另外的活法。然而，生活总是出人意料。

那一年，方轮球找上我了。

那几年我的潮兴厂最是兴旺，就像一台铲土机哼哼响着，憋足了劲儿朝泥土顶去。

厂子里有 300 来号人，大都是内地涌来的打工仔打工妹，我对他们挺好，他们也尊重我。在路上遇见，马上停住，响亮地叫一声：

“厂长！”

这时候，我心里十分得意，随即挺直了胸膛，也响亮地应一声：

“嗨！”

那时候我有一个怪毛病，没事做的时候，就老爱在厂里转